



刘司昌 汪景寿 著

山东快书概论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SHAN DONG
KUAI SHU GAILUN

山东快书概论

刘司昌 汪景寿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润生

封面设计：袁耕

山东快书概论

Shan dong Kuai shu Gai lun

刘司昌 汪景寿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 179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9 8/16·插页 2
字数：190,000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2,000

ISBN 7-207-01047-8/I·217

定价：3.30元



刘 司 昌



汪景寿

序

谈起山东快书，不禁引起关于我跟中国曲艺发生关系过程的回忆。最早看到山东快书这种形式，并不在北京或山东，而在台北。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一九五六年，我以研究生的身份去台湾学习汉语。当时，全然不知中国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表演极为引人入胜的口头文学曲艺。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京韵大鼓艺人章翠凤，并且拜她为师。通过她又认识了一些在台北的曲艺人。

第一次听到山东快书就觉得很亲切。那个演唱山东快书的演员是个小伙子，按照传统的表演方式，右手拿着竹板，左手拿着铁片。演唱带点山东口音，并不太重。那时候，我只学了两年汉语，要想听懂京韵大鼓，非得先看看唱词不可。相声听着省劲，可惜，到抖“包袱”时还不行。台上一个“包袱”抖响了，坐在前面的六七岁的孩子早已哈哈大笑，我却还没弄清什么意思。山东快书故事紧凑，幽默俏皮，演唱起来快而不乱，因此，很容易听懂。一个“包袱”抖响了，我跟前排的小孩和旁边的老头一起放声大笑，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从此，我跟山东快书结下了缘分。

四年后，在台北的学习研究结束，回到美国，读完了研

究院的课程，移民到加拿大，任教于多伦多大学。我尽量拿曲艺段子当教材，使学生们能有接触曲艺的机会。学生们跟我一样，都非常喜欢山东快书。

一九七〇年，加中两国建交。我有幸几次随加中友协代表团访华，见到了几位曲艺演员。同时，也迫切地希望结识专门从事曲艺研究的学者。出乎意料的是，第一次见到研究曲艺的中国学者却是在加拿大。这位学者就是本书作者之一、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汪景寿同志。一九八一年春，他正在美国讲学，到多伦多来，为的是参加北美洲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第一次有中国学者参加年会，互相交流经验，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他还热情地到多伦多大学为学生们讲课。

一九八二年，我趁休假一年的机会，来北京大学研究曲艺，而接待我的就是汪景寿，我当然很高兴。事也凑巧，专门研究《三侠五义》和表演这部作品的评书艺人的美国学者白素贞也在北大，我们三个人自然而然成为一个曲艺研究小组，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曲艺研究活动，真是天天有收获，大开眼界！

我个人的研究题目虽然是京韵大鼓发展史，但是其他曲艺形式也需要了解。既然来到北方曲艺之乡京津一带，能够见到许多渴望见面的著名曲艺演员，这一难得的机会岂能错过。早就欣赏过的山东快书当然更不例外。在我们居住的“根据地”（宿舍），欣赏了高元钧的《武松打虎》、刘司昌的《年糕段》以及高洪胜的《打针》，并听他们介绍艺术经验，才开始了解到山东快书从形成到走上舞台是多么不容易啊！刘司

昌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兼职教师，来往较多，一起讨论学术问题也较多，大家谈得非常愉快。一九八三年六月，到山东济南，有机会跟杨派山东快书创始人杨立德见面，欣赏了他表演的快书小段，一起进行座谈，使我对山东快书的艺术流派有了更多的了解。

有人说，如果说京剧是大筵，那么，曲艺就是小吃，我很赞成。中华民族的创造性有这样一个特点：一些看来很简单的东西，他们却很会动脑筋，发掘其中的潜力，常常带来意想不到的美好效果。不妨拿吃做个比喻。一种普普通通的黄豆，制作起来变化多端，可以变成豆汁儿、豆芽儿、豆腐、豆浆、豆面糕……多种多样富有营养而又味美好吃的食品。只靠一张嘴和两个铁片就能赢得观众喜爱的山东快书，何尝不是如此呢！

现在，我的两位朋友——汪景寿和刘司昌——以学者和演员合作的方式从各方面探讨山东快书的发展和艺术特色，对曲艺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观众提供资料，真是一件可喜的事。

石清照

目 录

序	石清照 (1)
一、寻根溯源	(1)
(一) 从根到起	(1)
(二) 历尽沧桑	(13)
二、解放以后	(26)
(一) 创作领域的开拓	(26)
(二) 全国范围的普及	(35)
(三) 表演艺术的革新	(41)
(四) 主题思想的深化	(52)
三、闲话传统	(61)
(一) 数唱英雄	(61)
(二) 火炽热闹	(73)
(三) 粗犷豪放	(80)
(四) 自捧自逗	(85)
四、遗产评介	(94)
(一) 《武松传》和 “武十回”	(94)
(二) 两个武松	(107)
(三) 闲话小段	(123)
五、流派初探	(128)
(一) 高派	(129)
(二) 杨派	(149)
(三) 新派	(155)

六、唱词创作	(160)
(一) 故事	(161)
(二) 人物	(178)
(三) 细节	(189)
(四) “包袱”	(198)
(五) 语言	(211)
七、山东快书的表演	(224)
(一) 艺术手段	(224)
(二) 二度创作	(246)
(三) 表演艺术辩证法	(255)
(四) 艺术修养	(284)
(五) 谈忌	(292)
后记	(294)

一、尋根溯源

一、寻根溯源

山东快书是曲艺中的大曲种。它跟相声、评弹、大鼓、单弦等曲艺形式一样，拥有大量观众，流传在全国的许多地方。象山东快书这样的曲种，历史短不了，渊源浅不了。道理很简单，任何曲种都不会打天上掉下来，必定是土生土长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其共同的发展过程，任何曲种都不例外。要给山东快书立论，寻根溯源是无法回避的第一关。

旧社会，文艺被分为“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曲艺被称做不登大雅之堂的“玩艺儿”。说到山东快书，恐怕还得加上“从来”二字。此话从何说起呢？象相声、评书、大鼓、单弦等等，虽也被当做“玩艺儿”，倒还是进过大雅之堂的。据传，单弦发端于清代征服大小金川的士兵队伍中，后来乾隆皇帝听了，十分赞赏，才迅速地流传开来。北海公园里有块“听书石”，也是清代设置的，据说慈禧太后曾在那儿听书——当然听的不是山东快书。相声最早的一代名家“穷不怕”早年在街头卖艺，到了晚年，曾供职于清罗王府。已故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白凤鸣生前说过，他青年时代曾到王府献艺。

见过末代车王，等等。当然，这些曲种置身于太雅之堂，只不过供腻了胃口的达官贵人猎奇、尝鲜，并不影响它的民间艺术的本色，可谓出污泥而不染了。山东快书则从来不登大雅之堂，始终流传在民间。四十年代以后，山东快书才露面于“小雅之堂”——书场、电台，那是山东快书发展史上的次飞跃。一个曲种登不登大雅之堂，原因复杂得很，不能拿这个作标准、评功过、论是非。然而，一个曲种不登大雅之堂，常常带来文字资料贫乏的后遗症。试想，有钱人不稀罕，文人墨客不赏识，这个曲种怎么能见经传呢？不见经传，没有文字资料，寻根溯源就难啦！幸好艺人祖辈口耳相传，倒有不少活的资料。可惜，岁月流逝，辗转再三，这类资料占了三“不”——不一致，不准确，不完整。不管怎样，总比“无米之炊”强得多。

过去，对山东快书有兴趣的文化人少得可怜，倒是干行爱一行的艺人为此大动脑筋。他们不愿数典忘祖，就想法为自己的曲种找祖先，比如，“数来宝”的艺人就曾为他们的艺术找到了开山鼻祖，不是别个，而是大名鼎鼎的明太祖朱元璋。据说，朱发迹之前要过饭，是否唱过“数来宝”，倒是查无实据。旧时代，乞讨为生的人不计其数，唱“数来宝”的为什么单认朱元璋呢？也是“光宗耀祖”的思想作怪吧！山东快书艺人寻根溯源，说是属于道家门的，跟河南坠子同出一门。山东快书艺人自奉丘祖真人为祖师爷，过去的拜师仪式也颇有道家色彩，不仅如此，他们还有宗谱作为依据。一代艺人排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地排下来，竟然能排出三十个字来。这就是：

道——德——通——泉——敬——
真——长——守——太——清——
义——阳——来——富——本——
和——教——永——元——明——
志——立——忠——诚——信——
从——高——士——法——京——

口耳相传，难免有些舛错，不过是那么个意思罢了。依老百姓的习惯，三十年算一辈，三十个字，就是九百年。对照中国历史年表，九百年前正好是北宋末年，历史够悠久的啦！传统山东快书以《武松传》起家，《武松传》的故事也发生在北宋末年，山东快书说的是同时代的故事，这有点玄。再者，北宋末年说唱艺术盛极一时，《东京梦华录》等风俗书里多有记载，开列的曲种不下数十种之多，唯独不见山东快书，这也叫人起疑。说来说去，山东快书出自道家门之说总是话出有因的。

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钧和刘洪滨、刘学智以及山东曲协张军等都对山东快书的起源问题作过研究，说法不一，各有见地，倒符合百家争鸣的精神。综合各家之说，不外乎三种传说和论断，故称之为刘茂基说、赵大槐说和傅汉章说。下面分别说一说。

刘茂基说——刘茂基，相传是明万历年间人，祖籍山东临清，正是山东快书的发祥地。他是个不得志的武举人，做官不交好运，流落乡间，为混饭吃，采集当地流传的武松故事，编成山东快书，逢集赶会，说上两段，既算娱乐活动，也算变相卖艺。据说，他演唱的方式相当“土”，没有什么演出

服装，只是斜披一件大褂；没有什么伴奏乐器，只是敲打着两块瓦片。不过，他也有一手绝的，就是武功架子。他练过武，有真功夫，武功架子着实好看，让人一饱眼福。传统山东快书武段子多，武功架子的重要性还用说吗！刘茂基演唱山东快书的方式一直流传下来。倒退三十多年，流动在乡间的山东快书艺人还是这个传统。不过，大褂改成了羊皮袍子，瓦片改成了竹板和鸳鸯板。要害是那个“土”字，鲜有变化。不单是人，就是一个曲种，也常常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呢！

赵大槐说——赵大槐，相传是清咸丰年间人。祖籍山东济宁，是山东快书的另一发祥地。他跟刘茂基正相反，是个落魄的文人。穷极无奈，只好拉下脸来，卖艺为生。他对山东快书的贡献不是武功架子，而是音乐方面。他是文人，会编词，起初把武松的故事编成顺口溜，随意演唱，虽也合辙押韵，却因过于简陋，不大受欢迎。当时，山东一带流传着山东大鼓、山东琴书等，赵大槐粗通音乐，就想学几手。太简单的，学过来也没大用，太复杂的，又学不来，于是选中山东大鼓近似韵通体的“窜钢腔”，依调编词，搞了些武松段子，演来大受欢迎。他使用的伴奏乐器也是从山东大鼓移植过来的，俗称梨花片，就是后来的鸳鸯板。不管这种传说是否有真凭实据，山东大鼓的“窜钢腔”跟山东快书颇为近似，倒是事实。

傅汉章说——张军《山东快书的创作与演唱》一书说到山东快书的起源：“山东快书是发源于鲁中一带农村的民间说唱艺术形式。它产生的年代，至今尚未发现准确记载。有的传

说是始于明朝万历年间，有的传说是始于清朝咸丰年间。据山东快书老艺人周侗宾、傅永昌等谈：清朝道光六年（1826年），有落第举子三十六人（有的说十余人），归途雨阻临清，为发泄胸中愤懑不平，以民间广为流传的梁山好汉武松故事为依据，编成《武松传》说唱。作者之一李长清（山东茌平南岗子王庄人）将该书带回。后与其表侄傅汉章去山西，困阻邯郸，无奈拿出《武松传》五回，交傅汉章在关帝庙前，以竹板击节念唱，得钱还乡。李长清于是发现傅汉章很有演唱才能，便将全书传给了他。傅得《武松传》，潜心研究，加以充实发展，乃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曲阜林门会（孔林前春秋庙会）正式撂地演出，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所以说傅汉章是最早演出山东快书的老艺人。至今约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这里说的有的传说是始于明朝万历年间”，显然是指刘茂基说；“有的传说是始于清朝咸丰年间”，则指的是赵大槐说。因属传说，故称“产生的年代，至今尚未发现准确记载”。

上述三种说法虽然不见经传，却是流传中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它能流传到今天，实在不简单。它是探讨山东快书起源的宝贵资料，物以稀为贵嘛！寻根溯源，只有围绕上述三种说法做文章。

从上述三说的时间上分析，刘茂基说溯源最远，到明万历年间，距今约四百年左右；赵大槐说溯源最近，到清咸丰年间，距今约一百多年。傅汉章说承前启后，溯源到清道光年间，距今也约一百多年。时间有先有后，互相接榫，而不相互排斥。三种说法所提到的开山鼻祖都生活在山东快书的

发源地，就地理来说，可靠性比较大。尤其是傅汉章说，以傅汉章道光十九年曲阜林门会撂地演出为据，有时间，有地点，有场合，可靠性更大。（编者注：人六十三年的音容《平生》）

一九八一年初，我们曾跟当时在北大留学的法国巴黎第七大学进修生燕保罗一起，赴山东青岛、济南等地，有幸见到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杨立德、山东曲协张军、山东大学中文系李万鹏等同志，共同探讨山东快书起源问题，启发颇多，受益非浅。尤其是李万鹏的一席谈话，使人耳目一新之感。他分析了上面引的三种说法，认为刘茂基、傅汉章、赵大槐都不是山东快书的开山鼻祖，而是三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各有所长，都对山东快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果这一论断可以确立，那么，山东快书的根可以倒到明代万历年间，迄今约有四百多年，是相当古老的曲种了。

山东快书的孕育和形成，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既称山东快书，显然发源于山东，足见地利之重要。下面就着重说说地利吧！

据考证，山东快书发源于鲁西南的临清、济宁一带。这“一亩三分地”究竟有些什么特殊的风水呢？

艺人有这么句话：山东快书是从河里来的。这里说的不是一般的“河”，而是我国古代的运河。临清、济宁都是运河上的大码头，是南来北往行旅客商的聚散之地。沈德符《野获编》里记载：明天顺八年都察院都事金景辉上书言事：建议疏导修浚汴河故道，以利舟楫往来。汴河故道疏通以后有什么好处呢？金景辉上书中说得清楚：“则徐州、临清二河均得利济，而会通河之水亦皆增长，且长垣曹鄆诸处粮税可免

“飞挽之劳，而江淮民舟又可由徐之浮桥达陈桥至临清，而无济宁一路壅塞之苦，其利多矣！”可见，临清、济宁都是运河沿岸的交通要地。这种地方俗称水旱码头，人烟往来，货物集散，最为富庶，在山东俗称“沃土”。穷山脊土，哪里能养住艺人！艺人为谋生路，就向这些地方奔集，江湖上称之为“跑码头”。这类码头能养艺人，还有一层道理：这里的有钱人住家者少，客居者多。客中无聊，生活单调，除了赌博、醉酒以外，特别需要娱乐活动，山东快书就占了这个地利。不独山东快书如此，据说流行在河北的西河大鼓发源于天津附近的河西坞，后来改名为西河大鼓。且不论这一说法准确性如何，河西坞跟临清、济宁一样，也是当年运河上的大码头，西河大鼓也占了这个地利。一条古代的运河养育了不止一个曲种，可以互为佐证，这是曲艺史上颇为有趣的现象。

当然，象临清、济宁这样的大码头，养育的常常不止一个曲种，而成为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荟萃之地。当时临清、济宁一带盛况如何呢？尽管文献资料贫乏，却也不难寻到一鳞半爪。据记载，在山东快书发端的明代，明令禁止高官显宦嫖妓，却无法禁止变相的淫乐活动，诸如“小唱”之类。卖唱的多是年幼貌美的娈童，浙江一带的歌童色艺俱佳，最为出色。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四《风俗·小唱》里记载了这样一桩趣事：

近日又有临清、汴城以至真定、保定儿童无聊赖，亦承乏充歌儿，然必伪称浙人。一日遇一北童，问：“汝生何方？”应声曰：“浙江慈谿。”又问：“汝为慈谿府慈谿